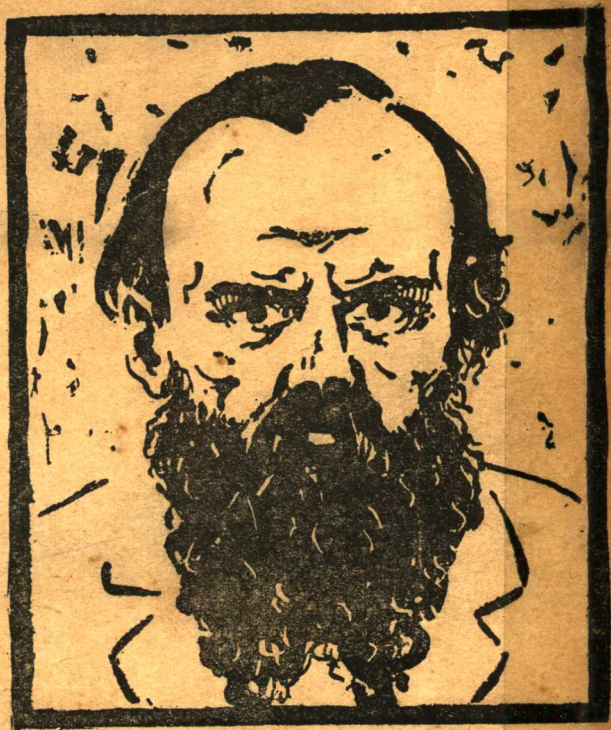




窮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章叢蕪譯

人 窮

著 基 斯 夫 妥 思 陀
譯 燕 叢 章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小 引

一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他的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家稱我爲『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是不得已的。我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卽我是將八的靈魂的深，顯示於八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又因爲顯示着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底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出來。用了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只爲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污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甦生的路上去，甚至於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也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只有一回是並沒有預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着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於鑑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着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為人，卻

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底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着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齋降，而上了避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里維奇和涅克拉索夫爲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着「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重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呵！而作者其時只有二十四歲，卻尤其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雋纔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紹介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還是用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爲主，參考 Morden Library 的英譯本譯出，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厚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

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只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心去許多工作了。臧稿經年，纔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究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只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evsky's Literarische Schriften, Mereschkovsky's Dostoevsky und Tolstoy, 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八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難，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各氣的稱呼，親暱的人就只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暱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英文譯本引言

窮人是陀巴安夫斯基的第一篇長篇小說，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作成功的。「如果我找不到一個發行人，」他寫信給他的哥哥說，「我或者要自己上弔了。」

但是這篇小說找到一個發行人了。不但如此，這書在未出版以前已經使陀巴安夫斯基得到一種榮譽。格里戈羅維奇（Grigorovich）——他的朋友又是老同學——把他的稿子拿去給詩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看。他們兩人同坐着讀了一整夜。早晨四點鐘的時候，他們敲陀巴安夫斯基的門。涅克拉索夫樓着陀巴安夫斯基的頸子，當作介紹了。於是這三位青年談了又談地談了幾點鐘，只有俄羅斯人能那麼談。涅克拉索夫又直接往批評家培林士奇（Bielinsky）那里去，他的話在當時俄羅斯的文學界中是奉為定律的。「一位新果戈理出現了！」這位詩人叫道。「自然，」這位批評家冷誚地回答道。「在你們一班人，果戈理長得要像蘑菇一樣快。」他勉強地拿起稿子，但是當他讀的時候他叫道，「帶他到這里來，帶他到這里來，快！」

「告訴我，青年，」這可畏的批評家對陀巴安夫斯基興奮地說道，「你理會你這里所寫的一切是如何地真實麼，你真正捉住這一切可怕的真理麼？不在你這大年紀這是不可可能的。你深入事物的本質了。真

理顯示於你如同顯示於一個藝術家似的。這是天賦的，護持這種天才忠誠的對牠你將成爲一個大著作家。」

在這書還未出版以前，陀思妥夫斯基帶着可原諒的驕傲寫信給他的哥哥道：「唔，哥哥，我相信我的名譽將永遠不能再達今日的高度。到處他們都向我表示無量的敬意，而且我成了最大的好奇心的對象了。我結識了許多優越的人物。阿陀夫斯基（Odoevsky）親主要我去會他。梭爾羅古勃（Sollogub）伯爵慌亂了，捫着自己的頭髮，派那伊夫（Panayev）告訴他，一位天才出來了，要把他們都踹到泥裏去。他去問克拉拉伊夫斯基（Krayevsky），『這位陀思妥夫斯基是誰？我在那里能够抓到陀思妥夫斯基？』克拉拉伊夫斯基回答說，陀思妥夫斯基不必給他好看去會他。這實在是眞的。貴族們裝腔作勢，以爲他們以自己的赫赫的眷顧能够壓倒我。他們都把我看做一個小怪物。我只要一張嘴，人人便重述道，陀思妥夫斯基說了什麼了，陀思妥夫斯基要作什麼。培林士奇——我到極點了。近來那介涅夫從巴黎回來，立刻，從一見面便變得如此眷戀我，培林士奇謂爲一見生情之一例。」

當這書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時候，培林士奇的批評充分證實了。牠大受社會熱烈的歡迎，如同陀思妥夫斯基後來的幾乎每種著作一樣。

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是一八二一年在莫斯科的一個慈善醫院生的，他的父親是那里的一個醫生。在這機關裏他全家十口人——父母和八個孩子——只佔了兩間房子。陀思

公夫斯基在一個醫院裏度了他的童年是有特別的用處的。我們真不知道他日後對於病態的人物的偏愛有好大部分是基於他在那里所得的早年的印象。他是一個神經質的，熱情的少年，「一團火」如同他的父親所說的，正如他晚年又歸依他的極端虔誠的父母所以教養他成人的舊教一樣。他的心靈也一直被那創造包圍他生長成人的空氣的病的書圖所纏繞。

他的最初的教育是受自他的父親，母親和私人教師的。以後他進了莫斯科的一個很好的寄宿小學校。在這里這少年顯出對於書籍的熱烈的嗜好，讀了許多，尤其是史記，以及司各得（Sir Walter Scott）的長篇小說和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作品。

他十八歲的時候便被送到彼得堡的一個軍事工程學校去。他的文學的傾向已經顯現了，他在課程的枯燥的學科上並沒有多大進步。沈巴的，退縮的，總是緘默着，同別的少年沒有什麼接觸，他消磨他的日夜於看書及嘗試創作之中。除開俄羅斯的文學而外，他還讀哥德，席勒，霍甫曼，巴爾扎克，葛俄和喬治·桑（George Sand）。在一八四三年畢業，以少尉補用，立刻便在彼得堡的工程隊裏得了一個差使。

但在他的愁慘生活的閱歷開始了。在銀錢的事情上他完全沒有籌劃而且做不來，故雖有從他的薪水和父親的產業得來的五千塊盧布的進款，他還幾乎時常在窮困的境遇中。這種一文沒有的情形糾纏了他的一生，就是在他開始從賣書得到些大的入字款之後，還是這樣。

陀巴安夫斯基在職俸只一年，就辭了，用全力專心於文學。窮人出版不久，他便加入皮特拉希夫斯基

(Petrashovsky) 爲首的一個福利耶派 (Fourierist) 的祕密社。這社並不是一個革命機關，目的不在推翻政府。這裏會員們只是要聚在一塊，讀福利耶及其他社會學的書籍，批評嚴厲的檢察官的職權，農奴制度和行政的不當，並盡力廣播他們的理想。陀思妥夫斯基的社會主義的意見尤其是極端和平的，因爲其中已染有斯拉夫主義 (Slavophilism) 的色彩，他日後便成爲此主義之戰士和領袖，他相信：改造世界是俄羅斯人的使命，俄羅斯人民的組織中含有「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胚種，所以在俄羅斯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真正的革命是不必要的。

陀思妥夫斯基所犯的最大的罪便是他在會中宣讀培林士奇給果戈理的著名的信，在這信裏面他高唱當時一般進步的知識階級的人所主張的激烈主義。一八四九年政府捕逮「亂黨」，陀思妥夫斯基也在被捕中，把他們放在堡壘裏拘禁了八個月。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們被帶出來到一塊空場上去。在這里，處刑臺便在眼前，衣服剝到襯衣，他們在嚴寒中一定要聽二十分鐘死刑的宣告。那些兵士正在瞄準的時候，尼古拉皇帝的卜諭到了，宣告減刑，分別規定監禁和放流的期限。陀思妥夫斯基被罰在獄中作四年苦工，終身在西比利亞當一個普通的兵。

他在一八五九年被赦，並許回國。當他在西比利亞當兵的時候，他遇見了寡婦瑪爾亞伊色維，她成了他的妻子。這個婚姻結果是不幸的。當他在西比利亞和在當兵享受比較的自由的時候，他便立意寫死的回憶，敘述他的獄中的經驗。此稿與被侮辱與損害的，同時於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在時間上發表。

的，這是他在回國後主辦的雜誌，很發達。死室之回憶爲陀思妥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所有近代的文學中這書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創造的作品，」託爾斯泰說。

一八六四年他失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哥哥。時間雜誌被封以後，他的第二個雜誌世紀的失敗使他陷入經濟的艱窘，這時他開始發熱病似地急於著作，寫出些成大捲子的稿子。一八六六年他的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罪與罰出現了。同年他又約定要交一本新的長篇小說給他的發行人。爲着要履行條約他僱了一個速記生，安那斯尼克拉，她以後便做了他的妻子。她是一個明事的，能幹的婦人，而且在他的事務的管理上給他大大的幫助。他同她幸福地過活。

在他晚年著作中最著名的有：白癡（一八六八）和魔鬼。他的最後，最長而藝術最高的長篇小說是卡拉瑪卓夫兄弟，在一八八〇年出版。

不像都介涅夫（Goncharov）和託爾斯泰是有田產的貴族而且愛鄉村，陀思妥夫斯基乃是一個城市中的孩兒。他的書中的主人翁大半取之於城市陋巷和下流社會，窮的，被蹂躪的，蕩產的，墮落的，酒徒，街上的女人，瘋子，病態心理者，這般人充滿了他的著作。他對於一切不幸的人的無限的憐憫把他耗盡了，而且以同樣的憐憫絞讀者的心。不消說他對於變態人和病人的愛是緣於他自己的變態。甚至於在他未入獄以前，他已經害了癲癇病，牢獄的痛苦使他的病更加厲害，此後終身就沒有完全治好過。他曾敘述他在癲癇病未發作以前的情形：「有幾分鐘我感覺得那在健康的境況中連想也想不到的私人

的幸福，我與我自己及全世界都十分諧和。感情是如此強烈，如此醉人的甜蜜，人情願以自己十年的時光換這樣幸福的幾分鐘。」

那就無怪陀思妥夫斯基能够給我們一幅如此逼真的癡病的畫圖，如同他在白癡中所寫的。但是他對於其他變態人物顯出同等的觀察力來，琪司博士（Dr Chazh），曾以病態心理學者的眼光研究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的一位專家，說他以他的藝術家的眼力確已先見了病態心理學中的幾種發見了，而且他所寫的大部分都可採入課本。

一八八〇年莫斯科舉行普希金紀念坊開幕式時，陀思妥夫斯基所發的言詞，博得雷一般的掌聲，他變成國家的英雄了。他的得一般的人心就是任何俄純正的作家也從未企及的。人們開始作真正的禮到他那里去，書信不知有多少，大家請求他的中肯和幫助。一八八一年二月十日他的死乃是那好像全俄羅斯聚集一塊的記號，他的送葬的行列是一個賽會，在那裏面各階級都參加，如此可怕，如此令人注意，如此驚魂動魄，好像沒有一件真實生活的事物似的。除了埤到伯里夫（Skobelov）死時而外，一個眼見的證人德涅克（M de Vogne）寫道，「在聖彼得堡從沒見過這樣重大嚴肅的喪儀。從一早的時候起全體的人民都在街上站着，十萬人排成行列，儀仗從那里通過。後面有二萬餘人跟隨着。政府驚慌了，恐怕有什麼大亂子，他們把屍首會被抓去的，他們不得不壓制那要將西比利亞囚人的鏈子在殯車後面帶着的學生：藉着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合（這是俄羅斯獨有的祕訣），所有的黨派，所有的冤家，

所有帝國的分離的部分，現在都來到一塊，藉着此人之死，普遍地共具悲傷和執忱。凡是目睹這次送葬的行列的人都看見了，在各方面表顯出來的此國的矛盾；唱經的神父，大學的學生，小學校的兒童，醫學校的年青的女學生，虛無黨，藉着他們服裝和佩帶的特點很容易認出的，男人肩上架着一塊方格布，女人帶着眼鏡，頭髮剃得短短的，所有文學和科學的團體，帝國各處來的代表，莫斯科的老商人，農人，小伙計和乞丐，在教堂裏等着的還有些達官顯宦，公衆訓言的長官，和皇家的年青的親土們。

「旗幟，十字架和花園的樹林被這樣不鬥的分子所組成的隊伍帶着，在旁觀者的心中作出這樣雜沓的印象。在我看來，每種走過去的事物都好像作者的作品例證，乃至爲可怕和不安的分子以他們的愚蠢和背嚴所沮戕的。在頭一班而且最多的便是那些他所最愛的，『窮人』、『被蹂躪的』、『被侮辱的』，甚至於『魔鬼』歡喜去參加領導他們的辯護者的遺骸在這榮耀的路上，——但是伴着，圍着大衆的乃是國家生活的不安與混亂，如門他曾描繪的，充滿了他所煽動的一切渺茫的希望。」

「大衆擠進花朵裝飾的小教堂，並擁到教堂四周的墓地裏去。接着便有一陣嘈雜的話。祭司長在祭壇面前禱上帝與永生，同時別人提起屍身送到墳墓去，而談論榮耀。官廳演說者，大學生，大斯拉夫主義者和各自由的團體，文士，詩人——各個到那裏發表自己的理想，伸張別人的精靈的王義，在這墳墓的上面誇示自己的雄心。」

Thomas Sektzer

四月八日

我的無價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昨天我很愉快，說不盡地愉快，講不出地愉快！在你的一生裏，你任性的人啊，你算是服從我一次了。晚間八點鐘的時候，我醒來（你知道，我在工作完畢的時候，愛微睡一兩點鐘。）我拿出一枝蠟燭，將紙放好，正在調理筆頭，忽然我無意地擡起眼睛——實在，我的心便這樣跳動起來了！足見你明白了我所要的，你明白了我的心頭的願望！我看見你的窗帷的一小角向後掛起，靠着鳳仙花盆，恰如我那天向你提示的一樣，於是我便幻想着，我曾瞥見窗邊的你的小小的面龐，你正從你那小房裏在看我，你正在想念我。然而我是何等煩惱呵，可愛的人，我不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出你的美麗的小小的面龐！有一個時候我們也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地。年老了真是沒趣，我的親人！近來我的兩眼總是有些發花，我若是在晚間稍微忙一點，寫點東西，早晨眼睛便如此發紅而且流淚，在生人面前實在令人害臊。雖然這樣，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你的笑容還在發光，親愛的小天使，你那溫存的微微的笑容，而且在我的心中有種恰好同樣的感覺如同我吻你的時候一樣，瓦蘭加，你記得麼，小天使？你知道麼，可愛的人，我甚至覺得你在那里用一個小指頭點我？是麼，頑

皮的丫頭，你一定要在來信中將這一切詳細地敘述出來。

關於你的窗帷的我們的小小的主意，你覺得怎樣呢？瓦蘭加，這不是很令人歡喜的麼？我或者坐着工作，或者躺着微睡一忽，或者醒來，我知道你在那里想念着我，記憶着我，你自己是平安而且快活。你放下窗帷——那意思就是「再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是睡覺的時候了！」你將牠掛起來——那意思就是「晨安，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睡的怎樣或你很平安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至於我呢，感謝上帝，平安無恙！」你看，可愛的人，這是怎樣的一種刁主意；並用不着書信了！這不是很妙的麼？你知道這乃是我的主意！現在你對我作什麼感想呢？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昨夜睡的好極了，同我的預料正相反，這使我十分歡喜，雖然普通遷居以後，住在新的旅舍裏時常是難得睡覺，時常有種瑣碎的事情不合適。

今天早晨我起來活潑的好似雲雀一般！何等晴朗的清晨，可愛的人！我們的窗戶開着，太陽十分鮮明的耀着，鳥雀咕咕喳喳的叫着，空中充滿了春的馨香，大自然的一切好像都在重生——其他的一切都同牠和諧，配合春天一切都合適。今天我甚且有很歡快的夢想，我的夢想都是關於你的，瓦蘭加。我將你和那創造出來爲着人的快樂和自然的點綴的飛鳥比較。於是我便想道，瓦蘭加，我們人生活在憂慮和煩惱裏，一定要比空中飛鳥的無憂無慮的幸福——還有像這一類的思想，就是我不住地作這樣牽強附會的比擬。我有一本書，瓦蘭加，那裏面有同樣的思想，一切都描寫的很真確。我寫這可愛的人，因爲人有各種的

夢想。現在是春天的時候了，因此人的思想時常是十分歡欣，談笑，有趣，而且有溫柔的夢來臨；一切都裝點在玫瑰色的花朵裏。我因此寫了這一大套，然而我實在完全是從書上抄襲下來的。作者在詩中表現了同樣的願望，寫道——

「我爲什麼不是一隻鳥，一隻鸞鳥！」

還有其他等等。那裏面有各種的思想，但是此刻不管牠們了！

哦，今天早晨你往哪里去，瓦爾瓦拉亞列舍夫？我還沒預備往局裏去的時候，你的確好像一隻小鳥便從你的房中飛出，穿過院子，面貌十分活潑。看着你我是何等地歡喜呵，瓦蘭加，瓦蘭加——你切莫傷心，眼淚對於悲哀是沒有幫助的，這我知道，我愛，我從經驗上知道的。你現在十分安適，而目也變強健些了。你的費都拉好麼？呵，她是一個多麼好性情的女人！你一定要寫信告訴我，瓦蘭加，你現在和她過的怎樣，一切事情都使你滿意麼？費都拉有些愛咕咕咕咕的，但是你切莫任意這點。瓦蘭加，上帝祝福她罷！她的腸真好。

關於這裏的鐵利沙，我已經寫信告訴你了——她也是一個好性情又可靠的女人。先前對於我們的信札我是如何不安！怎樣傳遞呢！然而上帝爲着我們的快樂把鐵利沙差遣給我們，她是一個好性情的女人，溫和而且耐苦，又不愛說話。但是我們的主婦簡直殘酷無情。她蹂躪她作活好像一塊破布似的。

我鑽進什麼樣的一個窩裏來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這就是一間客舍！我先前常是住着好像一隻